



萧军全集

20

华夏出版社



“银锭桥西海北楼”——萧军故居





20

蕭軍全集

第二輯 四十年代（續）
第三輯 五十、六十年代

華夏出版社

第二輯

40 年代(續)



一九四七年

二 月

二月十九日 星期三

高原从鹤立县来，他代理那里的县长等职务。

夜间大家谈得很久，不外关于延安保安处一些事件，犯人喝尿，坐板凳等类。东大现在又在“运动”，我知道这会引来很坏的结果，但我却不乐意管这类事。我总是说话得太多，事后不愉快。

二月二十日 星期四

去参加教员讲习会毕业典礼，因为他们喜欢听我讲话，就讲了关于鲁迅先生底人生定义（生存、温饱、发展）中国新文化特点：民族的，民主的，科学的，大众的以及为什么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国新文化的方向……鲁迅作牛的精神；要对后一代负责；洗涤敌人的影响、提高战时文化低落与情操的厄运……刘邦、项羽对孩子的态度……学校与社会结合等……。

本来他们留我在那里吃晚饭，可是我一出礼堂，知道了和看见了正有两个武装的人在那里等待逮捕三个教员，这印象给与我很不愉快，故也没吃就回来了。这不愉快并非由那逮捕的内容，而是由于那形象——人类的悲剧什么时候才能终了呢？回到家以后一直到夜间也还是不舒服，说给芬，但是她不理解我这心情，她是从表面和常情而且是庸俗的来理解和说明它，这使我感到一点悲怆：



“……假设这三个人底妻子和孩子们正在等待他们丈夫、父亲毕业回家……而他们却被捕了……这将是怎样情景呢？这和我们革命者过去被捕情景将是一样的……”

这使我想起一个影片，叙说正结婚时，侦探却在门外等待那新娘！

当时我曾劝他们晚一点逮捕，否则这将给这毕业一种讽刺！而且所有讲话等政治影响将破坏无余。

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五

收到凯丰让我去哈尔滨工作的信。

同芬及孩子们去鲁艺。高焚去哈尔滨。

一般所谓“政治人”他们底一颦一笑全是有“政治作用”的，这使我很不感兴趣。更是一般所谓政治文化人，装腔作势，甚是讨厌。像张如心这类人。

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六

陈凡由哈尔滨来，高原回鹤立县。

整天很冷，学俄文。

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日

人是不会懂得了就做得到的。

因为东北日报社不肯印我底剧本《武王伐纣》，这又引起了我和共产党之间过去的一些纠纷的回忆，增加了我对他们底距离以及浅薄、庸俗功利主义的憎恨！使我感到，如果可能，马上就和他们断绝一切任何关联，但这是明显不可能的事。就相同我和芬吵嘴时要离婚一般办不到，因为历史太久，条件太多了，但人在无理性时，是什么样思想全能产出的。

我很羞耻于自己不能克制感情的弱点，这说明自己不够坚硬。也憎恨自己一些庸俗的自尊，以及狭小的“记仇”性。

整天心情是不愉快的。芬说我禁不起打击……

我应该练习很好地自制和宽大，虽然这很艰难！太看重人和太看重自己全是自轻的东西。芬说我一天不加入共产党，这种猜疑和苦恼



一天不会解除，当然加入也不会解除，但至少党内党外这关系是解除了。但是现在我还办不到！——有隔阂。

夜间想着一些去哈尔滨如何办鲁迅社会大学问题，竟失眠。

我是带着勉强和不甘愿地在工作啊！我很鄙视自己这渺情。

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一

借到一些贝多芬传，一个冬天的童话（海涅），科学新话（梅登）等一些书。

读着贝多芬传以至马克思，高尔基等传记，这些伟大的天才，共同遭遇到的是贫、病，政治压迫，舆论攻击……以至才能发展被阻害和冷淡。我很庆幸自己没有他们那般天才，更庆幸的是自己的身体一直强健着，因此那些类似攻击、迫害“天才”的灾害——贫，压迫，冷淡，阻害——虽然同样照顾到我，但是我却没被它们所困倒，我一直是一个战胜者，我是一个一个地亲手和它们搏斗，而且像对一只可憎恶的癞老鼠似的亲手扼死了它们，此后也还要扼死它们。

天才是和人民一道受苦难的，而天才除开受生理上的苦难而外，他们还要承受着精神上的苦难，因此，人民底苦难虽然免除了，天才的苦难也还要继续着，因为他们要求得更多一些啊！

我并不为我在文学上有些才能所愉快，我却是真正为自己的健康而愉快！我不愿用世界上任何东西换取我底健康，换句话说，我可以失却世界上任何东西——连我一点文学才能也在内。道德，精神，肉体的健康却不愿失去。这除非在不得已的时候。

下午吕骥来，谈了些将来音乐发展和歌剧的问题，他虽然是从事音乐，但似乎却不很懂得音乐的样子，他既缺乏独特的技术，也没理论，更缺少更深一层的和更高一级的理解。

夜间和芬谈了一些旧社会娼妓一些苦难情形，她是完全不知道的。

晚饭滑冰很久，画圆圈有些进步，心情也较昨天好些。

坚持和固执这是从事任何工作以至游戏所不可少的条件。滑冰就是能够如此。

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二

读科学新话，使自己懂得了一些科学常识。我如今对于科学兴趣



很好，将来预备研究一些农业科学。

晚间杨公忌来，他告诉我有一两学生说听我几次讲话，总是“那一套”，我肚里恐怕也“没什么”。杨答复说让他再来试试和我谈谈，看看还有些“什么”没有，他们笑了。

这当然是普通的事，但却引起我一种近乎怅惘的深思，就是说一般世俗的人，他们所需要的常常是“稀奇”和装腔作势的“博学”，而我却喜欢更直截地，单纯地告诉他们提炼过的“真理”，这破坏了他们底“神秘性”。因此，从古来，凡是一个真正能说出真理的人，常常被一般庸众所轻蔑，甚至杀死他，他们有时是迷醉于艰涩的玄学和庸俗的常识，这是可怜的愚昧的落后的人群要永存的现象。

国民党用反间计破坏共产党，加上共产党一些干部无知，于是好些上了当。他们程序是如此：

先捉为首人，逼供。

再捉一般党员。

放了为首人，使被怀疑。

或捉人时特领一人去，使被捉疑心叛变。

故意把老党员开名单向共产党要，而后拖回枪毙。

捉人时用东西蒙好，不准动任何物品，架上汽车，锁在车柄上。

一个被期待归去的人

一个在四川南部领导人民战争的人，他回家说自己也许被敌人宣传打死，说给家人不要信，后来真被打死了，可是家中人仍以为他活着，来东北他弟弟寻他，父亲待在家里。

一个做丈夫的人

一个联军中营长，妻子做了劳动模范，名气比他大，他回来装腔，发生误会，晚间跑了，后来经过调解才明白——这是小喜剧。

正定县县长：

他到任唯一功绩是把石狮子移到东边，结果被参。

为了争赵云正统而械斗，黄马褂教围城，北平杀人及刷人用的刀——康熙功臣得的了三级顶子，双眼花翎，黄马褂披肩，箭袋，戈石哈眼班……。——言菊朋唱戏、戏论——拐小弯，含蓄。



以上全是杨公忌讲的故事，他知道很多。

二月二十六日 星期三

由广播中得知鲁中大捷，消灭敌人两个军（约五万人），这胜利是有重大政治影响的。我也感到很兴奋。

为鸣儿做了一个风筝，他们几乎兴奋地玩了一天，自己也感到为孩子们服务的愉快。

夜间杨公忌来，他讲了一些中国秘密结社，“青帮”等组织情形，这是个聪明人。

抄了一些读书笔记。

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

一新闻记者丁伟来。他要到苏联去，但连“布尔什维克”这名称意义还不知道，他只有二十三岁。

给洮南联合中学复信。我如今无论写信，谈话，总不愿太多地表现出自己的感情，这近乎矜持，也几乎克制。

一个作家和一个科学家一样，当他们吞下一种试验药品或有了一种思想感情时，他们应该很好地客观地记录自己的反应。虽然不一定全记得好。

杨公忌讲他一个同学被匪人绑去，放在一口古井里，井底有侧面小洞，里面有灯，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看守他，照顾他，一面纺线，一面还为他讲故事。这倒有一点传奇味。

当在延安整风一些被诬枉的人，因在保安处，他们全亲自帮看守锁好了门——这是多么哭笑不得和伟大信念的心情！

我读贝多芬传，其中叙述他故乡如何美丽，也看了一些其它作家的传记，差不多他们全有一个所谓美丽的故乡。而我呢，凡是可作为培养（影响一个所谓艺术家、作家的环境——家庭，风景，古迹——）在我底幼年是什么也不具备的。如果勉强说，只有五姑和祖母，再就是那地方土匪的“彪悍之气”！



一个黄昏晚上的记录

……如果有人若问，我对世界上什么最爱，我不愿说“人类”等这类抽象、空洞丝毫没有实感的名词。我只是说我爱人类中的“孩子”！爱一切人类的后代！不，连动物中——除掉那一生下来就可厌的种子而外——我全爱！我愿为孩子们付出我任何的东西。除此以外，谁也没有使我能够死心塌地去牺牲——把所有我所爱过的，最爱过我的女人，可尊敬的女人全算上。……

我不忍让孩子——小红——独自哭叫在那灭了灯的屋子里，使那小灵魂怀着无助的悲哀睡过去。我抱起她，我感到自己心灵伟大了！我底常常是郁闷的心，像春天的冰似的轻轻溶解了！……我抱着她，哼着一支我所常用以为它们催眠用的歌……我开始感到自己是这世界上最善良，最温柔，最真实，最美丽，最幸福的人了！……我要哭啊！我不知道什么人能懂得我这时的心境啊！我底情操它们这时比最纯净的白金还精密，比水晶还坚硬，还透明。

我唱着，孩子渐渐不哭了，我们似乎交感着这温柔的心！我面对着一扇窗——小屋里是半暗的，窗外面是一片茫茫灰色的雪原，没有一个行人。远方的山，房屋……全模糊了……我说不出这时心境所蕴藏的诗情。

孩子睡了，我放她在床上，怕惊醒她，我还不能就抽出我底手臂，我上身俯向她轻轻贴到她底小胸上，我感到这小动物的心脏的跳动了，我底脸轻轻贴到这小动物的小脸上啊！天啊！那是多么温柔、细致！

我抽出手来，我看着她底一只小手臂横放在自己的胸膛上，她是多么尊严，多么无畏，多么安泰啊！如果说有神，这就是神罢！有的，她应超过任何所有的神！——我轻轻跪在她底床头，我要想学一个宗教徒那样来诉说自己，要自己灵魂安定……眼泪是浮上眼睛了，但是它们却掉不下来，因此我就没能尝到哭底幸福啊！

一九四七年二月廿七夜八时半——佳木斯。

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

去鲁艺看它们演习《拉洋片》，这是利用图画向百姓做宣传的一种办法。约四时半回来。



夜间杨来，又谈到宇宙和人生，他说他愿意浪费自己的生命，我说我正相反，不愿意浪费自己的生命，使反对自己的人感到高兴。我说我从没为自己“才能”有过什么自负，所可自慰的是我底健康和意志。

“我有这样的感情，要把地球像一团泥似的，用我的手把它揉成任何形状……我要像一只野兽似底撕裂妨害我的障碍和敌人……”

他说这是一种天才的热情！我只有笑笑。这非是自负，也不是自喜。

我只是说明，我存着这一种感情而已，因此我不容易被满足——无论那面。

芬说她很佩服我对任何人“诲而不倦”的精神，我把昨夜在孩子身上感到的感情说给了她，这使她惊异。

三 月

三月一日 星期六

章煌来，她说要去哈尔滨。

芬去送小歌，小鸣去上学校，我在家看管小耘，竟然写了一篇抒情性的短文《雪天随笔》——一直到夜间。

三月二日 星期日

整天吹着风雪，野地有点像西伯利亚的大雪原。

去春华舞台和花艳云丈夫（吴玉海）打听了一些哈尔滨演旧剧界情形，预备到那里好开展工作。

回来进校门一个门衙不认识我，不许进来，但我对他态度很好，自己感到愉快。

夜间杨公忌来，我为他谈了些为人的道理，他自承那种撒娇式的矫情以及对人生退避式的观点不好。

三月三日 星期一

夜间雪晴了，蓝天上有了半弦的月亮，由于天底反光，整个雪原也



显得青蓝色，远山却是暗灰色的。

为了厨子老戴和朝鲜女工矛盾，弄得很不愉快。校部一些小鬼们也欺负贤玉（朝鲜女孩），她去打饭，小鬼们叫她“高丽棒子”，打她，她哭着回来了。我写了一封信给刘秘书长，让他教育教育这些孩子们。从对于这帮人们的态度上，我也常纠正芬底观点和态度。她说自己明知不对，不够客观，狭窄……但一种下意识的“等级意识”却苦恼着她。她总不能够抛除“主”“奴”的感情。我告诉她，这东西不克服，我们之间的感情也一定不会很圆满。我是不能改变自己的立场和观点，虽然在态度上我可以缓和，但在原则上我却不能够依从于她，这样是罪恶。我明确和她说，在思想和肉体——性关系——上我们是明显存着这矛盾，虽然它并不怎样可怕，但却不能忽视它，我不愿我们重复老托尔斯泰夫妇的路！她说这不会。我说在这方面我准备牺牲我圆满的幸福，克制它。

整日心情有些不安，无聊和郁闷，不愿做什么。

借到《拜伦论》、《普式庚论》、《康特波雷故事》（英·乔叟作）后者我读完了它，这是近乎《十日谈》等类“寓言故事”。

对于读传记文学我很有兴趣，这不独可以学习技巧，懂得人底灵魂，而且可以参看自己。

三月四日 星期二

收到东北局彭真信，他赞成我去哈尔滨主持文艺运动，全家暂等一等去。

读完《拜伦论》（鹤见佑辅）。

拜伦——这是个病态的，歇斯底里型的诗人。他是结合着自骄与自卑两种永远也不能平衡心理的人，他是本阶级不完全的叛徒。他追求更高的美，于是不满足于现实的丑，他和雪莱是各见人生本体的一面，而非全面。他底一切天才的火花全被逼迫而出，不满足于现实的“苦闷的象征”。他在短促的人生中要追求永恒，要在永远缺陷中追求完美，要在无边人生的大海中游过对岸，要以渺小的个体破坏宇宙的法则，结果一句话，他不认识自己，也不懂得人生，更不理解宇宙，于是他就不能泰然地和命运战斗，泰然地归于自然。他是一个永远追求刺激的酒徒，因此也就永远在酒醉后狂呼的兴奋中和酒醒后的寂寞中折磨着自己。这是一种新旧社会（封建，资本）交替中的象征；也是整个



人生的象征。

歌德《浮士德》是概念地客体地描写了这人生永恒的悲剧，拜伦是具体地实践了这悲剧。

读着各家传记，也常常比拟自己，觉得谁的成分全有一些，更多的还是托尔斯泰和拜伦。当然自己这中间谁也不是。宇宙间不能够有完全重复的东西。

我与任何作家——托氏、拜伦、高尔基、鲁迅……——全不能比，也不想比。因为我是我，我有不如他们的地方，但也有强于他们的地方。我将是这时代一个综合的人型。我没有托氏那贵族的创作环境，也没有拜伦那样可以豪奢生活，也没有高尔基那样被尊重的际遇和列宁那样政治上有力的友人，我也没有鲁迅那样家学渊源的修……我就是我，我是完全野生的，我是用笔和拳头，从一种卑俗、势利、冷淡、压迫、偏见……冲击过来——不，应该说是拼命滚爬过来——的，因此我具备了一种“亡命徒”和盗匪式的百跌无怕的性格。我只有一个愿望，我不愿被什么所战败！我永远要做个战胜者！我不要同情，不要怜悯，不可惜任何牺牲……凡是我要获得的我就获得它，即获得之后我就能够保有它，除非我不想要它了，否则就不会失落或被夺取。我生在现社会，我要用哲学家的头脑，政治家的手段，科学家的方法，军人的勇气，艺术者的热情，剑斗士、拳斗手的体态……来武装自己，否则我就要被战败。不哭泣，不叹怨……要行动，要战斗，要征服，要坚持……就是我一生的为自己而立的箴言！

我觉得无愧于那些大作家的，就是我一直走着文学的路，不为任何卑俗的虚荣所引诱，一直追求真理而战斗，不为任何威胁所压倒，一直补充自己的知识，锻炼自己的身体和情操……一直为民族、人类解放而工作，一直和共产党——这个进步的力量——保持着忠诚和“诤友”的地位关系。

我就是我……

三月五日 星期三

收到舒群信。

心情闷塞已极，我疑心自己要生病，要用体力劳动出些汗获得一点通畅，滑了两次冰，出门去跑了一次，还是不行。



到医生李宝安家，他们那里正在和屠夫讲论卖猪的价钱，屠夫诉说近来税涨了，每百斤五百元，还要剥皮，皮由公家收买，每斤四十元；卖主诉说一只母猪养了两年费去了多少豆饼——由二万五争到两万八，最后差一千元，他们还没成交。

李宝安要和我一同去哈尔滨到他弟弟那里去，自己医院不能开下去了，药价太贵，无来源。

谈关于普式庚论文。明确，匀称，简练，美丽，简洁……这是这位诗人接近于希腊古典主义现实主义特有的风格。他承继了本民族、其它民族的民间故事传说，承继了西欧、希腊一些大作家的艺术精神、手法，而折中了它们，形成了一个典型美的普式庚——不偏不倚——但他又排除了歌德那种市侩的，空洞的，冷静的客观、概念主义。它使人可爱，而不是可惊，使人可近可亲，而不使人可怖可畏。它底艺术在战斗中可给人以安慰和力量，在平安时可给人以快乐和诗情，这是艺术中的最上乘珠宝。虽然如此，我却还是爱着托翁这老人。

“如果说，歌德是诗中的圣人，拜伦是诗中的英雄，普式庚就是诗中的美人，这是古典而贞淑，既不放荡，也不拘迂的美人。肥瘦得宜，修短合度，灵肉匀称的美人。”我这样说。

圣人——人只能远远地敬重着他。

英雄——人只有远远地崇拜，赞叹着他。

美人或知心的朋友——才是人生活中朝夕相共的宝物。

我虽然崇敬一些伟大的作家，基本上我还是爱它们那真理和艺术的精神，其次才是艺术本领。

三月六日 星期四

《雪天随笔》为东北日报寄去。

出乎意外，十几年前讲武堂时一位教官胡文浩（伯宽）竟然来访我了。他是我一位老友胡维周的族中叔父，年轻时曾为骑兵军官，能诗、诗文，爱风雅，爱美女，是位“才子”。在讲武堂时我常到他底宿舍去闹，打他的狗，吃他，他那时五十岁了，还正在钟情一个叫“云霞”的妓女，“云霞爱我，我爱云霞”，他为她做诗，我们也到她那里去过。一九三三年，他在哈尔滨和悄吟我们在一起盘桓过几天，他还请我们看过意大利歌剧。他喜欢青年，女人，他不喜欢老人的迂腐。想不到他已



六十八岁(精神还好),和一个老妻竟困顿在这里,靠卖物为活。他好容易寻到我,还带着我在哈尔滨时送给他的两张照片。

为了到这里来,卖了两把铁锹(二百元),剪了一个发用去一百四十元,还给了二十元小帐。

我留他吃晚饭,他竟吃了三碗大米饭,也吃了很多菜。

芬自动拿了一千元,还装了一袋小米,一些大米,面,肉,一颗酸菜,一块肥皂……,我陪他一同到了家,那七十岁老妇人正在等他。屋子里堆满了书,镜画,小古董,画……等。最特别是惊人地竟还保存了那许多电影女人照片。这是个畸形毫不懂世故老年天真人。

为了他们的生活,我曾长久想要为他弄点工作,和塞克去说(他老婆正生孩子),文协如今人太多了。他有个儿子听说是共产党员,我想让他写一份履历和洛甫谈谈。

无论如何我必须使这两个老人要生活下去,他是那样艰难而又喜悦得救似的寻到我啊!

夜间长久引起我底一些回忆。

去同芬冰场滑冰,也平定不了这骚动啊!

三月七日 星期五

程敏来信。

下午去鲁艺看他们预演一个为三八妇女节用的小秧歌剧。全部利用了东北歌小调。

文学是形式抽象,内容具体,其它艺术如音乐、绘画等,形式具体,内容抽象。

三月八日 星期六

上午抄了一些俄文文法。

晚间去参加省政府一个很无味的跳舞会,很快就悄悄地回来了,和任谁也没打招呼。去胡老先生家,他正跪伏在炕上睡着了。这一对凄凉的老人,如今我竟成了他们的唯一救命绳!我决定由这里东北书店每月给他们五千元钱,暂维持生活。

在塞克那里看到一个十九岁很端庄的日本少女,她是从兴山电影厂管会计被减裁下来,如今为塞克家做保姆。一共六个人。听说她父



亲——为影片写字幕——被裁下来，随同一百多人被送去依兰掘煤了。这引起我一种感情上的不安，我觉得这般做法有些“过分”，还莫如让他们去种地。因为这会引起一部留在中国的日本技术人员不安。因为他们并不是直接的战犯。也许自己这感情太不“政治”化了。

晚间舞会这个日本女孩也去了，我还和她跳了一次舞，不知为什么我对她竟引起了一种哀怜的感情。

三月九日 星期日

上午去市委同杜谈去这里教养院参观。

这里共收容了两百多人，一部分在原来女子学校地址，多半是小偷，鸦片鬼，乞丐，还有两个女人，一个是因为抽大烟被丈夫送来，一个是在部队里男女关系太乱。还有两个在教养院长大的孤儿，还结了婚。

这里大部分犯人还能做工，烧酒，碾面，磨豆腐，锯木头等。每天一人一斤粮，吃豆渣，苞米窝头等。

当我一进屋子，那气味几乎使我呕吐，勉强停留一刻，一个独眼的青年，他喋喋不休向我要求去当兵。

另一部分在伪满时代一所新修起的小型监狱里，四外是红墙，每间屋子里有二三十人，他们几乎是待车的旅客的样子坐在地板上，门上有锁，阴暗。这是些有政治罪过的份子。他们有的参加厨房工作，有的出外做工。

我把胡老先生推荐到那里去工作了，因为也只有这地方才适于他住啊！

院长是一个精明、多言的知识分子，过去省政府教育科长，有六口人。

下午一个叫范政的青年来。这是九年前在兰州新安旅行团认识的一个孩子，他已经二十二岁，原来是东北日报社长李常春的儿子。

他讲了关于德芬弟弟们进步情形，这使她很愉快。

三月十日 星期一

收徐定夫信。

去胡老先生家，把介绍信交给他。